

曾棗莊·曾濤編

蘇文彙評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蘇文彙評 / 曾棗莊·曾濤編.-- 初版.-- 臺北市：文史哲，民87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549-139-4(精裝)

1.(宋) 蘇軾 - 作品集 - 評論 2. 中國散文- 歷史 - 宋 (960-1297)

845.16

87005072

蘇 文 彙 評

編著者：曾 棗 莊 · 曾 濤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精裝實價新臺幣七〇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9-139-4

前言

三蘇父子的文風並不相同：明允之文雄，子瞻之文奇，子由之文穩。曾鞏在《蘇明允哀詞》中稱美蘇洵說：「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這可說是對蘇洵文的定評。蘇轍散文以冲雅淡泊，質樸自然爲主要特徵，秦觀《答傅彬老簡》中，比較了蘇軾兄弟的不同文風說：「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蘇軾）爲最優，于此猶非也。老蘇先生，吾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蘇軾）、補闕（蘇轍）二公，則僕嘗親侍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于混沌之中，萬物由之而不自知之。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軾文如日月，一望可知；轍文如元氣，深不可測。蘇軾說：「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書子由〈超然臺賦〉後》）詞理精確可知，體氣高妙難言，意思與秦觀的話相近。前人論及蘇軾文風的特點的地方很多，但都沒有比他在《自評文》中歸納得更準確的了。他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

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所謂「如萬斛泉源」，是說他的文章都是在「不能不爲」的時候寫的，心中有很多話不吐不快，所以一下筆就文如泉涌，所謂「不擇地而出」，是說他的文章都是「信筆抒意」，千變萬化，姿態橫生，沒有固定格式，所謂「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是說他有些文章氣勢磅礴，思路開闊，縱橫姿肆，大有一瀉千里之勢，所謂「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是說他的另一些文章觀察縝密，文筆細膩，狀景摩物，無不皆肖，所謂「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是說他的文章自然流暢，有意而言，意盡言止，毫無斧鑿痕迹。無論蘇軾的政論、史論、雜說，還是游記、碑傳、書信、隨筆，都寫得來確如「行雲流水」，平易自然，明晰輕快，揮灑自如。

蘇軾一生作賦較多，現存有二十多篇。賦是一種兼有韻文、駢文特點的文體，經先秦的騷體賦，兩漢的辭賦，六朝的駢賦，限制越來越嚴，內容越來越貧乏。特別是唐宋用以取士的試體賦（又叫律賦），不但講駢偶，還要講平仄，限押韻，限字數，束縛很緊，把賦推進了死胡同。晚唐杜牧的《阿房宮賦》，開始衝破了這種牢籠，蘇軾更不受這種限制，形成了一種以散代駢，句式參差，用典較少，押韻不嚴的文賦。他的名作前後《赤壁賦》，就是這種文賦的代表作。

蘇軾一生寫了很多政論和奏議，其中以二十五篇《進策》、《思治論》、《上神宗皇帝書》等最有名。他的這類文章確實「有孟軻之風」，說理透辟，氣勢雄渾，洋洋灑灑，滔滔不絕，縱橫姿肆，雄辯服人。宋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蘇軾所作的《思治論》，劈頭就提出「方今天下何病哉」

這一尖銳的問題，認為當時的「病」就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就是開始沒有一定的奮鬥目標，最後自然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因為不成功，就更不敢提出宏偉目標，所以就事事因循苟且。他指出人們修房子都要有一定的計劃，而治理國家卻沒有計劃，各自為政，自行其是（「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好嬖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前政未廢，新政復發，胸無成竹，屢試屢變，虎頭蛇尾，有始無終。通篇或分析形勢，或徵引史實，或作比喻，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當時朝政的混亂狀態，從多方面闡述了治理國家要「先定其規模（計劃）而後從事」的主張。全文既平易流暢，又氣勢磅礴，頗能代表蘇軾政論文風格。

他一生還寫了大量史論，其中以應制科試所作的二十五篇《進論》和以後寫的《志林》中的史論部分為最有名。蘇軾善于讀書得間，從浩如煙海的史書中，發掘出一些他人不易見到的新穎見解。人們讀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往往覺得圯上老人授書張良一段，「其事甚怪」，甚至「以為鬼物」。而蘇軾卻從中看出是秦世的「隱君子」，見張良「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留侯論》）這樣，蘇軾就把人們「以為鬼物」的事，解釋得合情合理，全文緊扣一個「忍」字，徵引史實若即若離，忽放忽收，舒卷自如，議論風生，確實是一篇雄辯有力的文章。

蘇軾善于用一些淺顯、生動、貼切的比喻，闡明一些深刻的道理。他的《日喻》、《稼說》等

雜論，就屬這類文章。他在《日喻》中說，有一個生下來就失明的人（「眇者」），有人告訴他「日之狀如銅盤」，銅盤有聲，以後他聽見鐘聲就誤認為是日，又有人告訴他「日之光如燭」，燭形如笛，後來他就把笛誤認為是日。認識來自實踐。眇者之所以鬧笑話，就在于他「未嘗見而求之人」。文中還作了另一個比喻，南方人「日與水居」，故「七歲而能涉（徒步渡水），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潛水）」，「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即使有人告訴他應該如何游泳，但他們「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蘇軾通過一反一正的比喻，說明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真理只可能在實際接觸事物的過程中逐步獲得，而不可能通過「達者告知」而求得。他說：「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所謂「即其所見而名之」，意思是僅僅根據自己的一得之見來解釋事物，所謂「莫之見而意之」，是說根本沒有耳聞目見而對事物進行主觀臆測，蘇軾認為這兩種情況「皆求道之過也」，對尋求真理來說都是錯誤的。這種以淺近的比喻來說明深刻的哲理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鑑的。

蘇軾說他「平生不爲行狀碑傳」（《陳公弼傳》），比起韓愈來，他確實很少作墓志碑傳等應酬文字。但就在他的寥寥數篇碑傳中，也有一些膾炙人口的篇章。在他貶官黃州時寫的《方山子傳》，開頭概述了方山子（陳季常）少、壯、晚時的爲人：少慕豪俠，壯欲「馳騁當世」，晚乃隱居岐亭，點出了謂之方山子的原因。接着寫他們在岐亭的相遇。陳季常得知蘇軾貶官黃州「之故」，先是「俯而不答」，繼是「仰而笑」，生動形象地刻畫了這位「隱人」蔑視宦海浮沉的神情。

陳季常之家「環堵蕭然」，而全家卻有「自得之意」，表現了「隱人」安于淡泊生活的精神。然後文章轉入對陳的回憶。陳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西山游獵，他「怒馬獨出」，「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今雖隱居窮山僻壤，但「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寥寥數語就為我們烘托出這位「一世豪士」的形象。他雖「世有助閥，當得官」，有「壯麗與公侯等」的園宅，有「歲得帛千匹」的良田，但「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這就進一步刻畫了這位「隱人」視富貴如浮雲的精神境界。這篇傳記才四百來字，並沒有詳細記敘陳季常的生平事迹，僅僅散記了他早年游俠生活和晚年隱居生活中的二三事，這個「異人」的形象已躍然紙上。

元祐年間，蘇軾應潮州知州王滌之請，作了一篇《韓文公廟碑》，對韓愈推崇備至。他說：「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很明顯，這里既是在贊韓愈，也是在借韓愈以寄慨，因為他自己也「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他還稱頌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文章雖有褒揚過分之嫌，但寫得來氣勢磅礴，風格雄渾，在所有稱頌韓愈的文章中，確實堪稱壓卷之作。正如洪邁所說：「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容齋隨筆》卷九）

蘇軾一生，南北東西，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身行萬里半天下」（《龜山》），「人間絕勝略已遍，

匡廬南嶺並西湖」(《贈疊秀》)，因此寫下了大量游記。前人的游記大都以景物描寫為主，寄情于景，借景抒情，以情景交融的傳統手法，來表達思想感情。蘇軾好議論，他的游記往往以描寫、記敘、議論、抒情的錯綜並用為特點。有先議論而後進入記敘的，如《超然臺記》；有先記敘而後議論的，如《凌虛臺記》；有記敘在中間，前後為議論的，如《石鐘山記》；有議論在中間，前後為記敘的，如《放鶴亭記》；甚至有除用寥寥數語交待本事外，幾乎通篇都是議論的，如《清風閣記》、《思堂記》。《石鐘山記》是一篇帶有考辯性質的游記，是一篇具有某些論說文(特別是駁論文)特點的游記。通篇圍繞着石鐘山山名的由來，先寫酈道元和李渤對山名由來的看法，擺出要證明的觀點和要反駁的靶子，接着用親訪石鐘山的所見所聞，證實並補充了酈道元的觀點，推翻了李渤的觀點，使形象的景物描寫為證明和反駁服務。最後，在此基礎上得出了「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是不行的這一中心論點，交待了寫作意圖。全文思路清晰，結構嚴謹，說理透辟，文筆流暢。其中夜游石鐘山一段，寫得尤為生動形象。《石鐘山記》確如後人所評，是「坡公第一首記文」，是「子瞻諸記中特出者」。

《東坡集》中還有大量書信，其中也不乏佳作，他的《答李端叔書》寫得來非常曲折動人。信末說：「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信筆書意」四字可說是這封信最突出的特點。首先，通篇「信筆」抒發了一種自怨自艾，後悔莫及的感情。他怨自己「貪得不已」，得隴望蜀，中了進士，又舉制科；又怨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人苦不自知」)，因為自己考取的是直言極諫

科，于是就「誦說古今，考論是非」，「妄論利害，攬說得失」，「譏謔至今，坐此得罪」。作者笑自己具有制科人好發議論的習氣，有如「候蟲時鳥，自鳴自己」，笑秦觀、黃庭堅對自己「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菖蒲，楚文王所嗜）羊棗（曾皙所嗜），未易詰其所以」，又笑李端叔稱說自己的都是自己過去的毛病，如「木有癭（贅瘤）、石有暈（色彩模糊的部份），犀有通（犀角有紋），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這三個詼諧幽默的比喻，充滿了自怨自艾的感情。蘇軾還「信筆」抒發了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感慨。有的人對他落井下石，乘機「推罵」；有的生怕牽連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就在這樣冷酷的社會里，李端叔卻一再致書蘇軾，「稱說」和「推與」蘇軾，蘇軾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蘇軾說，李端叔對他的「稱說」是「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所「稱說」的「皆故我，非今我」，但這都不過是含蓄的牢騷而已。蘇軾在信中還「信筆」抒發了憂譏畏譏，借酒澆愁的感情。他說他「得罪以來，深自閉塞」，為什麼要「深自閉塞」？又說此信「不須示人，必喻此意」。為什麼「必喻」不以示人之意？無非是害怕大禍再次臨頭，害怕那些「好事君子」抓住信中的片言隻語，捕風捉影，栽贓陷害。蘇軾說他經常「偏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表面看筆調輕鬆，實際上包含着難言的辛酸，特別是像他這樣一位「奮勵有當世志」的人，「放浪山水」完全是不得已的。

明人袁宏道說：「坡公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而獨存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蘇長公合作引》）的確如此，蘇軾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僅在於高文大冊，還在於「小文小

說」。蘇軾《志林》和《仇池筆記》中的許多隨筆，就是這種「小文小說」的代表作。如《記承天夜游》：「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短短八十餘字，先寫兩人夜不能寐，相與步于中庭，次寫庭中月光如水，竹影縱橫，給人以清涼孤寂的感覺，最後發出明月竹柏處處有，但少閑人欣賞的感慨。寥寥數語，不僅再現了深秋月夜的景色，而且寄慨萬端，表現了他貶官黃州時那種強作輕鬆愉快的苦悶心境。

正因爲蘇軾的各體散文、駢文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因此爲歷代文學愛好者所喜好，歷代專選蘇文的選本就很多，較著名者如南宋朗晔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明代茅坤的《蘇文忠公文鈔》，清代儲欣的《東坡先生全集錄》之類。兼選蘇文的選本更是多如牛毛，不勝枚舉。這些選本往往附有該文的評論、背景資料，歷代文集、詩話、文話、賦話、四六話以及各種筆記中也有不少蘇文的評論、背景資料，這些資料對研究、欣賞蘇文十分有用。編纂本書的目的，就在于爲蘇文研究者和蘇文愛好者提供盡可能全的有關蘇文的資料，以省大家的翻檢之勞。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詩話》云：「詩話之源，本于鍾策《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論詩而及事」

偏重于背景資料，「論詩而及辭」偏重于評論資料。二者對研讀詩、詞、文都是很重要的。故本書雖名之曰《蘇文彙評》，但所收不限于評論資料，有關背景資料也一併收錄。涉及單篇者皆錄于各篇之後，謂之《蘇文篇評》。有一則資料評及數篇蘇文者，短者在各篇之下皆收。過長者，則涉及各篇之評語重收，所舉文則僅限于該篇。不作參見，以免讀者前後翻檢。有的資料，層層相因，後出而全無新意者不收。詩、詞字數不多，蘇詩又幾乎篇篇有評（紀昀），故全部收了原詩原詞。文章一般較長，故只是讀者面大而資料又較多的少數名篇收原文，作為卷上；多數文章則只在篇名下附資料，而不收原文，作為卷下。如果動踰萬字而又只有一兩條評論資料的長篇大論，也收原文，只會徒增篇幅。讀者需要翻檢原文，不難根據篇名及中華書局出版的《蘇軾文集》所附篇名索引找到原文。長文只收有一篇，即《上神宗皇帝書》，因為它最足以代表蘇軾一生的政治主張。所收蘇文原文文字，以《全宋文》中的《蘇軾文》為準，編排順序也大體按《全宋文》分類編排。不涉及單篇而綜論蘇文者，附于單篇作品之後，謂之《蘇文總評》，作為附錄一。無論篇評或總評的資料，皆大體按朝代先後編排。所錄資料，皆詳注出處，有些序跋從篇題即可知其出自原書卷首或書末所附者，則只注作者和篇題。引用資料的作者、書名、版本，謂之《引用書目引》，作為附錄二。最後是本書有評論資料的蘇文的《篇名索引》，以便讀者查閱所需之篇的資料，作為附錄三。本書目的雖在于盡可能全地彙總有關蘇文的資料，但限于見聞，遺漏一定很多，容後續補。

本書我曾請本所的刁忠民先生審讀過，兩種索引是本所沈治宏先生爲我代作，本所的王蓉貴先生也爲此書排版付出了不少勞動，特此一並表示謝意。

目錄

前言.....一

卷上.....一

後杞菊賦并叙.....一

赤壁賦.....三

後赤壁賦.....二一

洞庭春色賦并引.....二八

中山松醪賦.....三一

天慶觀乳泉賦.....三四

老饕賦.....三八

濁醪有妙理賦.....四〇

王安石贈太傅制.....四二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制	四四
議學校貢舉狀	四八
上神宗皇帝書	五三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七四
湖州謝上表	八二
到黃州謝表	八四
乞常州居住表	八五
到昌化軍謝表	八九
上梅直講書	九一
答李端叔書	九三
與謝民師推官書	九五
日喻贈吳彥律	九八
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	〇一
稼說送張琥	〇三
明正送于伋失官東歸	〇五
范文正公文集叙	〇七

樂全先生文集叙	一〇
六一居士集叙	一三
晁君成詩集引	一七
邵茂誠詩集叙	二〇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二一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二三
書蒲永昇畫後	二五
書吳道子畫後	二七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二八
伊尹論	三四
荀卿論	三六
韓非論	四〇
留侯論	四三
賈誼論	四九
晁錯論	五三
諸葛亮論	五六

思治論		一六〇
正統論		一六六
論武王		一六八
論養士		一七四
論始皇漢宣李斯		一七六
論項羽范增		一八一
決壅蔽		一八八
教戰守		一九一
醉白堂記		一九四
蓋公堂記		一九六
莊子祠堂記		一九九
喜雨亭記		二〇二
凌虛臺記		二〇六
超然臺記		二〇九
寶繪堂記		二一五
李氏山房藏書記		二一八